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七

刑考十三

詳讞

平反

雍正元年責成按察司釐剔宿弊歸於明允奉

諭朕惟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家各設按察司以專掌之一切州縣申詳至爾司而獄成凡督撫達部題奏事件皆由爾司定案任豈不重與國家定律所以弼教

非以厲民是故嚴立刑書防其或罹于法及至斷獄又條分縷析思以曲全其生今或情例相違牽合文法以納民於網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以自遂其私安得無冤獄哉夫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申詳於爾司者多鍛鍊口供附於律例冀免爾司之駁查爾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者又加文致冀免三法司之駁查口供案卷如是冤抑何從平反咎在聽斷之初心原非欲必得其

情也今既釐剔宿弊歸於明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墮姦欺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爾司其正已率下使法無枉撓庶幾刑措之風

改定蒙古立絞之案時辦理土默特事務郎中福柱等奏披甲阿納等盜牛二頭照例應絞立決得旨偷盜一二牲餽即將蒙古立絞人命重大嗣後應改為擬絞監候倘蒙古無知法輕易犯而盜案比往年較多則仍照原例擬罪



復熱審舊例

二年

勅部臣詳慎刑獄先是二月以雨澤愆期

命刑部清理刑獄至是奉

諭朕面諭爾部刑獄上闕天和當欽卹民命牽連之人毋得久羈監禁爾部等遵朕諭釋放數百餘人即大沛甘霖遠近霑足可見天人之感捷於影響嗣後益當詳慎以副朕刑期無刑之意

又

諭刑獄關係重大必須虛公詳慎盡得實情不可疎忽遺漏致有冤抑爾等遇事有可疑不能決者不妨面奏候朕斟酌至當然後施行若既不面奏又以私心揣度巧為迎合及刑罰不中則退有後言將所謂股肱大臣之任而存心卑污如此豈不可恥爾等皆宜體朕欽恤之意和衷協恭平心靜氣毋得有意逢迎務使國無冤獄以共成咸中有慶之治

定各省秋審具題法司照

朝審之例三覆具奏

定一人犯兩案審題之例奉

諭嗣後具題案內有一人而兩案犯罪前案罪輕俟後案  
審明從重歸結者至後案題結之日仍將前案輕罪敘  
入然後就本案重罪按律定擬如前案已擬重罪後案  
罪輕亦必將前案重罪聲明仍歸前案定擬如有數案  
犯罪者亦必將各案所擬俱簡明敘入最後題結本章

內

三年改正刑部駁重之案廣西巡撫李紱題陳為翰  
毆死何壯深照毆殺律擬絞監候部議改為斬監  
候得

旨朕駁審陳為翰一案該撫審出實情仍照前擬具題而  
該部又欲駁重朕籌之再四若依部駁恐將來督撫等  
俱有意迎合而事情委曲有所未盡若仍照該撫所擬  
又恐將來督撫等堅執前見不肯改易朦朧結案二者

皆於法不得其平朕慎重讞獄期於盡善無弊此案著  
九卿等會同詳議尋議覆陳為翰應照鬪毆殺人律擬  
絞監候從之

又

命刑部清理獄囚

定州縣官承審重案議處議敘之例湖南黔陽縣  
革生黃振裘挾仇詐財誣控族戚傳廖氏與何綸  
有姦用藥毒死伊夫傳淑揖伊翁傳應泰伊子傳

輔學三命并誘逼婢女誣証賄屬作作捏傷妄報  
署縣陳煥拘訊廖氏與何綸俱誣服經接任知縣  
馮應正因屍傷未明詳委另驗審得實情黃振裘  
照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得

旨允行仍

諭馮應正將此案實情審出著交部議敘以示嘉獎前任  
陳煥誤定重罪草菅人命著革職照貪官例永不敘用  
嗣後州縣承審命盜重案有似此應賞應罰者俱照此

例

命法司詳閱緩決招冊

諭刑部今年情實人犯招冊朕細加閱看將其中情罪有一綫可原者已降旨分別發落緩決人犯招冊昨亦逐一閱看見九卿所定尚有未協著將原冊細心酌量於數日內候旨

定核擬盜案疏內分別聲明例奉

諭嗣後遇有盜案務將案內之悍惡實在為盜及被人誘

脅或迫於饑寒要非素行為盜之處一一分註明白于  
疏內聲明候定

五年改正法司駁輕之案河南巡撫田文鏡題胡  
大保強行雞姦致死人命擬斬立決法司改擬監  
候得

旨不肖惡徒因雞姦不從勒死人命有何可矜可疑而反  
從末減若以其未成姦而改為監候則視雞姦為重而  
轉視人命為輕矣有是理乎田文鏡具題之案經朕御



覽者尚敢意為輕重若此則凡外省咨文由部自行定奪者其輕重任意又可知矣嗣後督撫咨文到部而各部駁詰非理者准該督撫密摺奏聞

定司官核駁議敘之例

諭刑部李茂卿打死胡君彩一案若非爾部駁令覆審則  
亮犯李茂卿脫然無罪而屍親胡君星反坐以誣告擬  
流不惟是非失實亦且冤抑莫伸矣今駁回覆審該撫  
將一切實情審出李茂卿擬絞監候方成信讞似此定

稿司官若不量加獎勵則將來寔心辦事之員何由鼓舞嗣後此等事件司官能細心究核駁令覆審改正者應量加議敘若有妄行苛駁者亦當加以懲戒

六年

勅審擬罪案毋得律例兩引奉

諭凡審擬罪案應引某條則引之斷無輕重任意介在兩可之理今以一罪而引兩律則是法無一定而獄不得其平矣嗣後再有兩引條例者外省督撫提鎮本章著通

政司駁回將情由叅奏三法司本章著內閣駁回叅奏  
詳查各省緩決人犯凡各省緩決人犯其中情罪  
稍輕尚有可原宥者

命大學士三法司九卿會同詳查確議分別具奏其  
特旨治罪之案亦令詳查妥擬

七年定擬決重案本章覆奏三次奉

諭朕慎重刑獄秋審朝審悉令三覆奏閱今思每日所進  
本內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其情罪俱屬重大

律無可寬然朕猶欲慎審而後置之於法嗣後如此等  
本章已閱過票簽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照三覆奏之  
例進呈三次候朕再加詳閱然後批發

八年

勅議罪不得擅用加倍字樣奉

諭嗣後議處議罪之條俱照本律定擬其應從重者必須

折衷平允不得擅用加倍字樣開朦混苛刻之端

詳見  
刑制

門

又

勅九卿詳議罪案奉

諭各省命案其應輕應重朕確有所見者即降旨定奪若其情罪在疑似之間而擬罪在可輕可重之際朕心不能即定者方交與九卿定議以期平允乃往往見九卿定議概以減等發落覆奏如此則朕何不即令減等而必多此曲折乎向後務期權衡允當寬嚴適中以副朕明罰勅法之至意

十一年

勅部臣釐剔獄弊時以京師亢旱

諭刑部大小事件應完結者完結應改正者改正種種弊端徹底釐剔務期正本清源毋再因循玩忽

申定援引律例欵九卿議准大學士張廷玉奏凡引用律例務必情罪相符如律內數事共為一條祇引所犯本罪若一條止斷一事不得任意刪減或律無正條比照某例科斷者令於疏內聲明倘

承審官援引失實查出題叅至三法司衙門理宜一體詳慎嗣後刑部引見不確院寺即查明改正倘院寺駁改猶未允協三法司堂官會同妥議如有扶同朦混察出議處

詳審情有可原之犯法司核擬聽從母命邀同鄰人何有爵等相助致死胞兄黃魯山之黃二斬決何有爵等杖流照例聲請情有可原黃二改擬發遣奉

諭黃魯山酗酒費產頑梗不孝又欲盜賣伊母余氏膳田  
曾經余氏具稟有案是黃魯山忤逆之罪無可逃矣黃  
二迫於母命將魯山致死情有可原從寬免其治罪不  
必發遣其協助下手之何有爵涂介文亦著從寬免其  
流杖此案乃朕原情辦理將來不肖之徒或知有從寬  
之例假造捏飾以圖卸罪亦未可定此次寬免之處後  
不為例

定法司親赴會審及



朝審秋審之例大學士等議覆侍郎韓光基條奏一  
刑名重案三法司應行會勘者院寺堂官並不親  
身到部止委員辦理或送稿畫題殊非慎重讞獄  
之意嗣後應親至秉公會審倘有飾詞推故者議  
處一朝審秋審民命所關嗣後直省招冊該部刊  
刷分送以便逐案詳核屆期齊集班次平心商酌  
倘有推故不到請派御史二員稽查指叅均應如  
所請從之

又

勅部臣詳勘秋審招冊時

上御洞明堂閱秋審情實招冊

諭刑部曰諸臣所進招冊俱經細加勘酌擬定情實但此  
內有一綫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在前日定擬情實  
自是執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倘有可寬又當原情斷不  
可因已定情實欲符前奏難於更改遂隱默不復再奏  
也執法原情總歸於大公至當而已

飭督撫臬司詳慎讞獄先是

上以各省秋審擬罪先後互異或僅照部議擬覆漫無成見嚴行申飭至是復

諭各省秋審有不應緩決之案經九卿改為情實者甚多如各省督撫臬司執法科罪而九卿核情平反或九卿據法定議而朕酌奪從寬如此方合政體豈有執法之官而任意于法外徇縱者乎今九卿雖行改正然不明白曉諭督撫臬司或謂九卿定擬務從苛刻稍存迎合

之意遂於可矜可疑之案概以情實奏讞其流弊尤不可言著將改正各案逐一查明通行申飭俾後悉心定擬稱朕明刑欽恤之意

十二年飭九卿詳慎秋讞

上以九卿秋審定擬率照督撫所奏其有畸重畸輕之處未能悉心斟酌

特諭嗣後秋審案件有應改而不改及不應改而妄改者從重議處若意見或有不同准兩議陳奏請旨定奪即

衆人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

十三年禁革各省秋審陋習向來各省秋審相沿陋習無論案件多寡定擬于一日之內一切聽督撫主張而且懸彩鼓吹肆筵設席甚至優人演劇為樂殊非詳慎刑讞哀矜惻怛之意至是奉

旨禁止有仍蹈從前陋習者加以處分

是年九月

皇上御極

十月

勅法司詳察直省獄詞擬罪未安者另議奏聞奉

諭刑部乃天下民命所關倘督撫擬罪有於律例未妥  
必悉心詳察另議奏聞不得稍涉疎忽即如近日湖  
廣督臣具題臨時行強毆傷僧人以思身故之鄧正  
一案刑部乃擬照殺人強盜例斬決梟示題覆朕思  
強盜殺人有明火執杖殺人而取其財物者有起意  
行竊被事主追毆希圖脫身因而回毆致傷事主身

死者其中情罪原有分別今鄧正穿窬入室以思執  
棍出視鄧正頓起強心持鑰向敵致傷以思身死與  
殺人強盜亦微有差別應否梟示尚宜斟酌朕已著  
九卿議奏此類刑部皆須細心體究使絲毫不爽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深有望于明刑弼教之臣工  
焉

乾隆元年定委驗屍傷之例刑部議准嗣後相驗  
屍傷及鬪毆傷重之人如離城寫遠及繁冗州縣

不能逐起詣驗者委佐貳往驗仍聽州縣官填注傷單詳報倘州縣官實能往驗輒委佐貳等官致滋擾累捏飾等弊照例議處

又定鄰邑印官代驗屍傷之例刑部議准凡相驗屍傷本邑與鄰邑相距不過五六十里本邑印官公出即請鄰邑印官代驗其或鄰邑地遠不能朝發夕至者許別委佐貳代驗代驗之員必係同知通判州同縣丞等官毋許濫委雜職至十八年又



奏准凡遇命案印官公出同城並無佐貳又距鄰  
邑遙遠者即令該吏目典史驗立傷單申報印官  
覆驗如印官不能即回申請鄰邑代驗填圖通詳  
三年以天旱

命刑部將拘禁枷號人犯分別詳審

定監候待質年久之犯分別酌擬刑部議覆御史  
王綱振疏言各省秋審冊內有監候待質一項如  
續獲盜首未肯招認而從前供明之夥盜已經決

遣餘盜尚未盡獲無憑質証罪闕首犯例應監候待質或有續獲之犯審供與原供案情相符並非首盜又未傷人原係案內夥盜因年久贓物花費遂照疑似之條監候待質又如獲犯並無贓據屢審堅供不認此或係夥盜或係無辜因餘犯在逃亦令待質伏思此等既屬疑似則虛實原屬未定乃歲歲待質有監至十餘年及二三十年者昔年之逃犯久已無踪而此等衰老待質之犯久淹囹

固雖有一綫可原之情概沉獄底請

勅下法司于秋審之日公同九卿將原案逐一詳查酌  
其情罪之輕重量其監候之遠近或取保或未減  
或仍行監候分別辦理至人命案內監候待質之  
犯其有情節不同之處均請一體查辦應如該御  
史所奏除罪關斬決仍應監候待質外其並非首  
盜又未傷人因贓物花消監候待質人犯供認既  
確令九卿會審核明擬以遣罪如並無贓據堅供

不認者是其為盜為良尚屬未定並於秋審時核  
其情節酌量擬保候緝獲正犯之日再行質審至  
奏稱人命案內待質人犯一體辦理查現在秋審  
人命正犯俱係情罪重大祇因少涉疑似尚應待  
質與盜案不同應於秋審時詳細分別辦理其  
朝審秋審監候待質之犯亦照秋審案件一體查辦  
從之

又

命王大臣會同刑部詳審不赦罪囚及屢經緩決人犯  
至明年復

命詳加覆勘秋審朝審招冊如有一綫可原應行減等  
者酌定奏聞請旨

四年禁州縣詞訟批發鄉地刑部議覆御史王  
柯疏稱州縣詞訟細事間有批委鄉地查覆者應  
令州縣秉公查核不得任其朦混至一應命盜及  
重大事件不得混行批查違者降調載入例冊從

之

又

勅撫臣讞獄持平奉

諭河南秋審各案九鄉從該撫所擬情實內改入緩決者十六起可矜內改入緩決者十五起夫讞獄貴得其平必合乎人心之同方不愧明允之義雖其間所犯情罪不一彼此輕重之間亦有介於疑似者內外大臣意見不能一轍然一省改輕改重者至三十餘

起則非人心之大同可見矣可傳諭戶會一向後辦理刑名必揆情度理期允當以成信讞

五年定承審官失出入分別議處吏部奏准官員審理案件有失出入經上司駁回承審官按律改正免其糾叅若承審官固執原擬具詳另委別員審出改正或已經咨題完結後復查出者仍照例議處如委員逢迎遷就互有出入後經發覺亦照例議處

又

命九卿於緩決案內詳審可矜人犯奉

諭向來九卿辦理秋審朝審人犯分別情實緩決可矜三等而惟緩決之內情罪輕重不一其果係所犯重大實無可原因係久緩不復處決者雖終斃囹圄本無足恤其有一綫可原尚在矜疑之間者九卿承審時附入緩決之內年復一年陳案日積以致此等人犯久淹獄底亦屬可憫今秋審在即著九卿于秋審



朝審招冊內詳加分別凡緩決之案果係情有可原者俱入于可矜條內以昭示罪疑惟輕法外施仁之至意

申定審訊盜賊供招窩夥之令奉

諭盜賊中狡猾者多平日窩夥不肯實供每誣扳素封之家及向有嫌隙之人以圖陷害而捕役索詐弊端百出縱審出誣扳實情准予省釋而被拘候審已不勝擾累矣各省臬司為刑名總匯當檄行所屬凡盜

賊供扳窩夥必先訊有確據方可拘拏隨到隨審如  
係誣扳立即省釋并將誣良之賊盜先行重懲以免  
再有誣扳

七年

命閣臣詳閱刑案酌加雙籤奉

諭讞獄必依乎律而其中情節不一又當參酌核擬期  
歸平允朕於刑部所奏重犯其中稍有一綫可原者或  
降旨從寬末減或交九卿定議皆於法外原情以

示矜恤但日理萬幾恐披閱一時未周照籤批發雖  
論法不枉而原情較疎矣嗣後刑部進呈本章及秋  
審各案著大學士詳閱其中有應加覆核者即擬寫  
雙籤並將情節聲明進呈待朕酌量則周密慎重益  
可副朕哀矜庶獄之意

定調姦未成致本婦羞忿自盡者由情實改緩決  
之例奉

諭節烈之婦祀于其鄉所以旌善端化樹之風聲也其

致死本婦之犯法無可貸是以乾隆五年福建秋審蕭充一案該撫擬以情實九卿改為緩決朕曾降旨申飭蓋以烈婦之死由於該犯之調戲若輕入緩決非所以重名教而端民俗也今正值九卿秋審之時其在蕭充以前定為緩決之案此輩毋庸改為情實其在乾隆五年以後此等案件各省多入情實九卿執法自不得輕擬但強姦未成本婦因調戲而羞忿自盡者其中情形不一朕辦理勾到之時自有權衡

如果有一錢可原者當免勾既經一次勾到之後下  
年即可改為緩決如係停止勾決之年入情實者下  
年不得即改為緩決

又

勅督撫詳讞母得妄臆寬嚴奉

諭今年朝審秋審情實案件因兩年停刑是以勾決者  
較往時為多此皆九卿公同議定之成讞朕於刑部  
進招冊之後逐加詳閱及勾到時又與大學士刑部

堂官等再三推究凡有一錢可生者姑且從緩必求其生而不得然後置之於法在朕心惟期至當至平並非有意從嚴而如此辦理也但恐外省督撫揣摩觀望之習不能盡除見今年勾決之人稍多遂妄臆朕意在嚴承辦刑獄相率而趨于刻覈則大違朕之本懷若見此諭或又以朕意在寬相率而流於姑息則更非明允之道特頒此旨諭各省督撫知之

八年定熱審人犯臨期稱冤覆鞫之例給事中鍾

衡奏請

勅諭直省督撫嗣後每屆熟審時將案情通行檢查除情罪相符者仍照原擬外倘有臨期極口稱冤按之情罪稍未允協即細加研鞫果係從前枉斷十分冤屈者即改正具題以便令法司再行確勘從之

九年申飭各省秋審定擬之未當者奉

諭今歲各省秋審冊內經九卿改正者甚多或先後案

情不符混行矜減或以毀堤毆官之罪而寬其情實  
或以屢行謀殺之犯或犯姦毆死人命或連掘數塚  
或與族婦通姦致死本夫或毆斃尊長二命或誣告  
伊主死罪以及屢次行竊持刀強姦與故殺病妻情  
極殘忍之人皆予緩決矜減殊屬姑息至於情有可  
原之案或又草率擬斷應緩決而置情實應矜減而  
置緩決者不一而足夫法律為國之綱紀過重則乖  
矜恤過輕則長奸惡今各省案件朕舉其一二情節



顯然者尚如此辦理則平日所辨刑名之事未能允當者諒亦不免著申飭

十二年定侵貪官犯限滿擬入情實之例奉

諭貪婪侵盜之員上侵國帑下朘民脂實屬法所難宥是以國家定制擬以斬絞重罪使共知儆惕因律內載有分年減等逾限不完仍照原擬監追之語至秋審時概入緩決外而督撫內而法司習為當然初不計二限已滿既入秋審自當擬以本罪在本犯亦

情其斷不擬入情實以致心無顧忌不知立限減等  
原屬法外之仁至限滿不完則是明知不死更欲保  
其身家此等藐法無恥之徒即應照原擬明正其罪  
嗣後此等二限已滿照原擬監追之犯九卿于秋審  
時核其情罪應入情實者即入于情實案內以彰  
國法朕於勾到日再為酌奪

十四年改定秋審三覆奏之例舊例

朝審秋審情實人犯由刑部三覆具奏本年九月

上以各省奏牘繁多迫于時日難以詳覽徒事具文  
命朝審照例三覆秋審減去二覆以從務實至是復  
諭勾到後將原本進呈覆閱再行批發著為例

定秋審職官罪案另冊進呈之例奉

諭嗣後尋常命盜案件督撫刑部九卿照例審擬其職  
官治罪除雜犯外凡實犯罪名秋審時或應緩決或  
應情實者另為一冊進呈則朕得以詳閱不至因煩  
混過部臣亦不能施高下之技而官犯與常犯有別

亦所以示廉恥等級之意

定詳審讐殺案情廣東斬犯曾士標因鴨走入總  
麻服叔曾會昌田內被曾會昌次子曾朝芳打死  
因與曾會昌爭論曾士標以木挑抵格致傷曾會  
昌身死曾士標依律擬斬監候嗣曾會昌之子曾  
朝宗在山砍柴遇曾士標之子曾亞二觸起前恨  
用力連砍曾亞二殞命曾朝宗亦依律斬候俱入  
情實奉

諭朕詳閱招冊曾士標服制攸闕法無可貸而曾朝宗則因報復父讐情似可原然兇犯已經擬抵國法既彰則私恨可洩即使遇不共戴天之曾士標亦祇應聽其服法就刑不得擅肆殺害何況其子並非下手又未加功是無罪之人也殺無罪之人則但當治其故殺之罪而不當原其復仇之心果使有心復仇亦但當于曾士標未擬罪之先而不當于既擬結之後若因此遽從寬典則曾士標父子二命抵曾會昌一命

於法不得其平且啟讐殺之端殊非辟以止辟之道  
曾朝宗亦無可貸但曾朝宗情因痛父曾士標子  
死非辜各有情節著俱改絞罪處決

定詳審緩決官犯時刑部將各省秋審官犯入緩  
決者通行查具清單奏

聞請

旨奉

諭向來辦理秋朝審案每遇官犯輒事寬縱但於一次

混入緩決即為成案斷不復改謂之老緩決至辦理  
矜減如赦詔及一線可原五次緩決之類又斷不能  
邀恩年復一年不過令老死囹圄而已果爾則國法  
所行惟在閭里小民以及盜賊之輩而官犯僅止虛  
受罪名倖全首領是豈國家制刑之意哉但此等人  
犯經歷年久或曾經大赦未便復改為情實著大學  
士會同該部將所查各案再行詳悉斟酌應可矜者  
即入可矜應緩決者仍入緩決近年以來所定之案

有應改為情實者即改為情實其在乾隆八年以前者既經漏網亦不復加以顯戮著改發黑龍江交該將軍嚴加管束著當苦差

十六年定立決改監候人犯仍入情實之例湖廣秋審本內斬犯滕有伯原擬情實具題九卿會核以其救母情切改入緩決奉

諭滕有伯棍格致斃大功服兄從前三法司按律擬斬立決經朕降旨改為監候是該犯救母情切之處已



邀格外寬典矣若干秋審之時復擬緩決僅虛予以  
重辟罪名久且入于矜減之列是乃輕視倫紀豈明  
刑弼教之意此端一開將使挾仇干犯者轉以父母  
為起釁之由得肆其毒手愚民益無畏懼嗣後由立  
決改擬監候人犯俱應入于情實勾到時即或原情  
免勾下次亦應仍入情實或情節果輕免勾數次之  
後遇特旨寬減則可耳

十七年駁正撫臣率請聲叙之案時廣東巡撫蘇

昌審題曲江縣民陳茂昌戮傷小功服叔丙林身  
死擬斬立決聲明該犯救母情切致傷服叔刑部

照例夾籤請

旨奉

諭陳茂昌著卽處斬此案陳丙林與陳氏互毆已受多  
傷該犯勢非危急託言救護輒將服叔戮斃前經降  
旨以父毆叔而子助父以斃叔不得謂救父比正母  
毆叔而子助母以斃叔不得謂之救母也蘇昌率請

聲敘著交部察議

勅刑部官速結命盜案件時刑部遵

旨察奏命盜等案因贓跡未明監候待質者共五十四  
案內康熙年間一案雍正年間十一案乾隆元年  
至十七年積至四十五案

上以犴狴之中淹禁多人非使無辜久繫囹圄即應辟  
重犯久稽顯戮皆因承審各官不能詳慎研究務  
在得情而刑部司員又以遵馭改正議敘之例多

尋罅漏外省無以登答轉成疑案一經題明監候待質即束之高閣接任之員又以事非本任率多因循殊非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之意

特諭嗣後內外問刑衙門各宜迅速辦理應緝拏者上緊緝拏應定擬者即行定擬勿致塵案日積若本非難結之案承審各官不能審出實情惟以監候待質為遷延時日之計且藉得邀免處分希異錄敘該堂官督撫察出即嚴行叅處

定立決改監候人犯秋審另冊進呈之例奉

諭各省由立決改監候人犯均係服制攸關其改擬監候已屬原情酌減若秋審時入于緩決則減之又減殊非慎重倫常明刑弼教之意是以上年降旨令概入情實此其中情節多端但散在各省招冊中有勾決者有未勾決者或未悉朕輕重權衡反滋疑議者該部將此等案犯彙為一冊先期進呈候勾其有應宥者亦可即予減等發落

十八年酌減秋審緩決人犯奉

諭現在刑部辦理秋審其中緩決人犯閱時既久為數滋多著該部察明朝審秋審各犯酌其情罪稍輕緩決至三次以上者分別請旨減等至此外有情罪本重歷年查辦未經寬減而定案在康熙雍正年間緩決十餘次至數十次內有一綫可原者亦著察明分

別請旨

互見赦  
省門

勅法司讞獄迹涉兩是者不妨各抒所見候旨酌奪奉

諭讞獄重案勅交法司核擬原期詳慎以昭平允其事屬衆議僉同固成信讞如或迹涉兩是間有一二人不能盡歸畫一者自不妨各抒所見候旨酌奪嗣後三法司核擬重案如有意見不能相同原可兩議具題但不得合部合院各成一稿朕欽恤庶獄不厭博咨諸臣亦當悉祛成見勵乃靖共將此通諭知之

又

命大學士會同刑部覆勘歷次秋審情實未勾案情奉

諭各省由立決改監候人犯歷次秋審情實上年四十  
起內未勾者二十三人此次已勾吳祿一起但節次  
存留監禁積而愈多是因緩死而屢次綁赴市曹亦  
非所以重刑章也嗣後此項除本年未勾人犯下次  
仍入情實外其餘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將招冊覆加  
詳勘有實在情節可寬如弟毆兄斃或果因其兄干  
犯父母迫于親命或素有瘋疾一時病發凡似此類  
酌量分別敘述案情確加看語請旨即入緩決朕于



勾決冊內已再三審量更加一番公同斟酌則情節益明庶協明慎矜恤之意著為令

定嚴飭承辦刑名遷就取供之習奉

諭向來外省辦理刑名每存姑息之見即有關倫常亦多遷就率謂釁由死者或作兇徒以無心架格或兩相湊合用力過猛此婦寺之仁究之展轉達部仍歸按律定擬即如山西省陸三傑因受分田宅蕩賣無餘乘父病垂危仍索分田地伊叔陸應唐忿責用小

刀扎傷陸三傑額顱陸三傑奪刀回扎致斃胞叔陸應唐悖倫滅理莫此為甚乃該撫本內所叙案情則云陸三傑用刀恐嚇陸應唐搶刀勢猛以致扎殺等語是陸應唐反為應死之人矣承辦之府縣臬司以至該撫豈不知陸三傑罪在不宥而習慣自然以書吏取供故套為當然不知改正則實有可矜情節者將致魚目不明矣著嚴飭行嗣後如仍有似此者從重議處

十九年定重罪案犯未准部覆一體入秋審之例  
福建巡撫陳宏謀奏稱諸羅縣奸民吳典等糾衆  
奪犯及同安縣賊犯林對等糾衆拒捕兩案內為  
從各犯俱已擬絞監候具題尚未准部覆例應入  
于下次秋審但此二案情節重大已令臬司歸入  
秋審會勘得

旨允行並著為例

嚴飭督撫審擬過當之失兩廣總督班第等奏擬

周紹華私雕假印照光棍為首例斬決

上以所辦失之過當

特諭私雕假印固屬藐法但所犯止于撞騙財物按律斬候已足蔽辜乃照光棍為首例擬斬立決存心觀望大失輕重之宜著嚴行申飭

二十年平反誣陷罪名時總河富勒赫奏趙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鰲作詩誹謗悖逆現交布按二司嚴審

上閱程醵抄刻詩冊膚淺本不成詩其中並無譏訕悖  
逆之語察知趙永德索詐不遂挾嫌誣陷

特諭從前胡中藻身為翰林心懷怨望作種種悖逆之  
詞刊刻若不重懲無以正人心而端風俗是以不得  
不行辦理倘因有此案動于語言文字之間指摘苛  
求則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誣詐有司不察輒以上聞  
告訐紛繁何所不至迨至辨明昭雪而貽累已甚此  
風斷不可長趙永德著該撫莊有恭嚴審定擬具奏

尋審察實照例發遣

二十二年定鬪毆命案分別情實緩決之例奉

諭律載鬪毆殺人均應擬絞而案情輕重迥異如係彼此互毆至斃正與鬪毆律意相符若其人並未還毆而逞兇肆毆以致殞命其去故殺一間耳即如刑部審擬李四毆傷張氏身故緣張氏索欠詈罵該犯拳毆跌地復連踢重傷致死張氏索欠不與而罵人之常情並未與鬪而李四直不欲償其宿逋毒毆斃命

即謂釁起一時情非謀故顧安得謂之關毆殺乎嗣後遇有此等情節較重者秋審時俱當擬入情實或有類此而情輕者即量從寬典亦祇可歸入緩決斷不應在可矜之列庶免徒知倣正辟以止辟之意

定秋審官犯概行粘簽例原任湖南布政使楊灝侵帑擬斬監候秋審定擬緩決

上以其貪黷敗檢歸入緩決甚屬紕繆並

諭嗣後官犯無論情實緩決概行粘簽聲明

定尋常官犯不必補入秋審之例刑部議湖北巡撫莊有恭奏官犯李春明因買地葬親發掘義塚應擬絞監候補入本年秋審情實請即行正法得旨情實官犯令補入本年秋審此專指貪酷敗檢侵虧狼籍及有心狡詐不盡臣職者而言若此等尋常私罪非法難姑待者可比李春明著監候以俟明年秋審嗣後有似此者該部照此辦理著為例

二十四年定詳讞戲殺案情大理寺少卿顧汝修



奏河南命犯樊銀周推跌陳四弼致死實係戲殺  
應准留養刑部以該犯理曲傷重例不准留回奏  
得

旨樊銀周因鎖互推使當場果有先戲後鬪情事即應  
用鬪毆本律科斷乃該省既取陳四弼父叔供詞稱  
係戲頑是實而刑部亦不能徑指其是鬪非戲適當  
省刑之會即照所請准其留養尋刑部復援例具奏  
顧汝修復行奏辦奉

諭論戲殺誤殺例條所係雖與聞殺案內之理直傷輕者同科然理曲傷重之語又統承戲誤而言定例之初亦必有深意豈竟無跡涉戲誤而情罪之重乃甚于尋常鬪毆者乎朕敬慎折獄期在協中樊銀周之案其罪尚屬可原初不因顧汝修之奏而為之寬減刑部大理寺同為司憲而始終各伸其說俱著飭行二十五年申明由輕適重例行駁審者不得遽行改正完結刑部題覆江蘇巡撫陳宏謀審擬故殺

小功母姨之蔣汝才斬候不足蔽辜並未將該撫  
原擬駁回另審擬行改擬斬決完結奉

諭朕意前因法司改輕改重之條曾經分別降旨該部  
于此案所辦殊未合例如前旨云督撫等擬罪過輕  
而部議應從重者自應駁令再審今該部以該犯既  
竊其衣復害其命與竊賊臨時殺死事主者同科罪  
應斬決而該撫僅擬斬候不足蔽辜正與由輕適重  
應行駁審之旨胥合無疑至後條所云如擬罪過重

而部議從輕者若情節顯然該部所見既確即改擬題覆不必駁審是乃專指由重適輕而言使其中有情節未明者固當駁回另審且此等非謀逆大案不容姑待者比即俟另審題覆亦為未遲此本著照例駁審

定補入秋審案犯分別輕重之例奉

諭秋審情實招冊內有案犯定讞時已逾該省熟審之期而九卿秋審即提入本年冊內請勾者此雖該犯

情罪重大法無可緩但朕詳閱招冊見其中情罪等  
差尚有應行區別者如一人連斃二命暨妖言惑衆  
傳習符咒並官員侵魚帑項勒斂民財之類非殘忍  
已極即有關於民俗官方自不得不早正典刑以昭  
炯戒至尋常謀故等案定案限期適在秋審後此亦  
時會偶值自可令其幸延一年之生何必亟亟為也  
朕辦理庶政從不預存成見惟斟酌情理期適當于  
協中之治而已

酌定提解秋審人犯之例先是八月刑部議准凡斬絞監候女犯業經解勘一次無可改擬者下次停其解審至是并議准凡秋審緩決人犯解審二次後如情罪無可更定者止令有司敘由詳報各督撫核招具題不必復行題審其曾擬情實未經勾決之犯及前擬情實并緩決人犯內情可矜疑者仍照例三次飭提解審

二十六年定秋審招冊以緩決三次為斷例左都

御史金德瑛奏緩決冊內改輕改重者多在新事而積年陳案罕能軒輊于其間九卿列坐以聽書吏之宣唱不能沿習具文請嗣後各省督撫于每年仍造全冊送刑部存案以備稽考而刑部分散九卿招冊惟以三次秋審為斷如已經審過三次並無更改者不必刷印分送其偶有一二案或尚須商議者仍聽刑部摘出臨期印冊分送是陳案可省而近事更得盡心詳審矣經大學士會同刑

部議准得

旨允行

懲秋審會讞忿爭之失是時法司會審廣西省命  
犯陳希統案內之從犯陳父悔刑部改入情實副  
都御史竇光鼐以陳父悔毆傷鄧亞弄實非有心  
致死簽商紛駁且欲將故殺之陳希統概入緩決  
刑部以立意兩擬奏

聞旋經大學士遵



旨詳核秉公定擬具奏得

旨陳希統雖防竊起衅而一聞黃父亦放火燒村之語  
有意連戮斃命實屬故殺其應情實何疑至陳父悔  
之加歐鄧亞弄骨折其傷雖重要非有心致死即令  
改入情實朕亦不即予勾刑部所議原未免過當乃  
竇光鼐因欲爭一緩決輒轉輾自生枝節以會讞  
大典不肯平心商確徒用筆舌相攻任氣謾罵不  
特有乖政體而分門樹幟之風尤不可不防其漸尋

奉

勅交部嚴察議奏刑部堂官並著察議

二十七年飭問刑衙門臨事詳察案情勿逞己見  
增改舊章先是二十二年御史諸徐孫條奏州縣  
承審官不無更換招詳通融定案請令州縣訊取  
初供該督撫即據報部科存案經九卿議准二十  
六年江西布政司湯聘奏請將同謀共毆之案如  
驗係傷皆致命者無論當時身死過後身死將先

後下手之人一併收禁解審經刑部議准至是刑部奏各省州縣命盜毋庸先據初供報部仍照例於命案初到驗訊時取具供招申報各該上司以憑覆審查核俟得確情審擬定案備敘初供題達以期虛公勘斷至同謀共毆致死人命之案仍請止將正兇解審以免拖累得

旨允行并

諭刑名案件情偽微曖變幻百出若事事曲為逆億雖

日定一例豈能遍給乎惟在司刑憲者臨事詳察案情參酌令典期于平允徒鯁鯁然各逞己見議改議增適以變舊章而滋紛擾于讞獄之道有何裨益著傳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

定詳審可矜人犯奉

諭可矜人犯有同在可矜之列而情各殊者如子婦不孝詈毆翁姑而其夫忿激致斃或因該犯之母素有姦夫已經拒絕後復登門尋釁以致拒毆致斃者此

等尚因情切天倫一時義忿所致與尋常鬪狠者原屬不同然僅一例減流而終身遠涉不得完聚其情亦堪憫惻著該部會同九卿嗣後遇有似此罪犯量為區別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仍逐案隨本聲明請旨

互見赦宥門

定詳審復讐命案奉

諭今日勾到河南省情實招冊內有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已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仇輒殺

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及閣臣以趙二業已減流將智洪義可否改入緩決之處夾簽聲明意雖近似于事理猶未剖晰至當儒生拘牽春秋復仇之說如唐陳子昂甚至欲以一時旌誅並行固為乖誕即韓愈柳宗元號稱善駁大率不越以其父死于法不死于法為斷殊不知其父已死於法則固無可復之仇即不死于法亦必其相關而殺者其情固可矜而其死無可寬亦無可復之仇也乃其子仍推办仇人之胄亦

豈春秋之法所當予此在唐代刑制懈弛其說尚不能無弊况我朝百餘年來明罰勅法審慎周詳豈可使生殺不關讞司而一介不逞之徒竟爾私行報復其可乎且智洪義謀殺趙倉時毆死其父之趙二尚以論抵在監其時智洪義不得有復仇之說也以謀殺核擬情實自為辟以止辟正義第統核前後緣起智順既為趙二毆死而智洪義又復抵償趙倉則是智姓兩命而趙姓一命于事會所致稍覺情有未平

朕是以悉心研究將該犯停勾然使徑行改入緩決則無以杜私復之源而與謀殺本律亦大相背戾該犯本年雖已停勾其下次秋審仍應入于情實俟將來年久或遇恩例減等之事再酌量辦理

二十八年平反冤獄懲司讞扶同欺蔽之罪先是湖北歸州民李作樵家被盜州牧趙泰交拏獲賊盜張洪順審詳監禁臬司沈作朋據盜犯張洪順狡翻捕役栽賊將該犯釋放承問官及捕役事主並



坐誣良論如律事經督臣愛必達撫臣周琬審題  
結案未幾州民趙啟賢家被盜州牧秦鏐拏獲賊  
盜張紅貴及張紅舜審詳監禁並申明此案盜犯  
張紅舜審即前案釋放之張洪順緣由詳悉稟報  
臬司沈作朋陞任藩司迴護前案并欲消弭後案  
督撫等扶同朋比隱匿不報事

聞

特遣大臣前往詳勘尋審據前後盜案賊証確鑿前案

寬抑人員奏准超雪盜犯即行正法其縱盜寬良  
扶同欺蔽之前後兩案承辦各官並拏解來京治  
罪

上親鞫得實經大學士九卿定擬具奏奉

諭沈作朋實屬罪魁立即正法愛必達護非欺罔周琬  
朋比為奸本均應正法但以案中尚未寬及人命故  
從寬改為監候

二十九年奉

諭前經降旨各省遇有子孫茂倫重案令各該督撫于  
審擬定讞後一面奏聞即一面正法原因該犯情罪  
重大不便稍稽顯戮但事關重辟其中情偽多端亦  
不應輕率完結即如廣東遂溪縣監生梁舉朝毆死  
陳國英之母張氏初經該縣管惟木妄斷屍子陳國  
英錄供詳報及該督撫蘇昌委員覆審始究出梁舉  
朝自行毆死狡稱陳國英搭斃實情幸而獄無枉濫  
若非悉心研鞫遽爾加之寸磔即使事後別經訪出

而其人已罹極典豈不竟抱奇冤莫白耶嗣後各省如遇此等重案不可不倍加詳慎該督撫等務須親提人犯再三確審以成信讞毋得僅憑州縣供詳致滋冤抑該部遵諭速行

定歸化城蒙古及旗民交涉命案驗傷之例山西按察使藍欽奎奏歸化城所屬蒙古及旗民交涉命案向例各協廳據報詳請都統派員會驗文移往返動經旬日倘屍身潰損檢驗不確生死攸關

且蒙古微員不諳相驗嗣後無論蒙古及旗民交  
涉案件悉令歸化城通判星往驗明填格通詳其  
委蒙古官員會驗之處應行停止部議應如所請  
從之

定叅革發審案件俱由臬司主稿例刑部議准山  
東按察使閔鶚元條奏嗣後不論侵貪那移以及  
濫刑枉法等案統由臬司主稿會同藩司審勘招  
解以專責成倘藩司以事非己責並不實心會鞫

或臬司因事由自主偏執已見以致罪有出入督撫查叅交部議處

定總麻服屬人犯停勾二次後改入緩決例奉

諭向來期功服制情實人犯停勾二次者曾經降旨省錄改緩其服係總麻案件因非由立決改監候者散入各讞冊本非前旨所概雖勾到時有以情節稍輕酌予免勾而積至數年竟未得與服重人犯一體改

緩不免向隅嗣後遇此等人犯亦照期功以上例子  
停勾二次後著大學士會同該部一體省核改入緩

決

互見赦  
宥門

申定民間詞訟州縣審斷後復赴上司具控之例  
刑部議准凡民間詞訟經州縣審斷之後復赴督  
撫藩臬具控者飭令各本管道府按事輕重或親  
行集訊或委員另審詳明上司察核其中稍有疑  
義該上司即親行提審如赴道府衙門控訴者即

行親審遇有冤抑即為昭雪如有檢驗查勘等事  
即遴委賢員不得仍令會同原問官辦理至于刁  
訟越訴照例治罪

三十年詳審誤拏案情先是福清令程廷栻誤拏  
雲和縣民劉年學為天台縣逃匪丁欽顯蒲城令  
夏國相誤拏山西民人張機為江西逆犯胡中藻  
之子胡得玉業經審係誤拏分別結案督撫蘇昌  
明德等請將各該縣交部議處



上以州縣官能不分畛域緝捕隔省逃匪逆犯例得擢  
用議敘若以偶爾錯訛即因此獲咎必皆自畏處  
分概置鄰封于不問

特降旨寬免復

諭曰歷來所辦盤獲案犯皆未嘗一就拘執即置重典  
是惟在各督撫遇此等案件詳悉跟究務得確情使  
實者不致倖逃法網虛者亦不及誤罹刑書而有司  
隨時實心體訪奮勉有為毋或稍懷瞻顧庶吏治民

生均有裨益設有不肖州縣以毫無影響之事羅織  
平民妄希進取一經審實自取罪戾又不得以閩陝  
二省之案藉口也

定平反劾議案情廣寧令奎福素患痰疾蒞任後  
赴府謁見知府富察善聞其逋負甚多不令管理  
倉庫奎福回署疾作自戕奉天府府尹耀海恐富  
察善不無逼抑請與扶同驗報之錦縣令哲成額  
解任交部質審得

旨允行嗣越半月而奎福傷痕平復復行自戕身死耀  
海續叅知府是否假公濟私有意窘迫奏請交部  
嚴訊

上以奎福業已在官看守傷痕平復復自尋短見其非  
因富察善抑迫致死已明

特諭曰奎福因病自戕更無疑義設云富察善果有別  
情則奎福活口可質時詳細究詰何難得其實情乃  
遲之又久于其身後過為擬議則有意苛求轉非情

理之平矣因

命富察善哲成額仍照舊任事其失察及防守不嚴各  
罪交部議處

定酌減緩決人犯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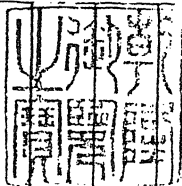
諭現在刑部辦理秋審案件其中緩決人犯為數漸多  
此等尚非情實難寬而尋常矜減亦難遽及淹繫日  
久讞牘徒致紛繁著該部查明朝審秋審各犯緩決至  
三次以上者覈其情罪分別請旨減等發落以示矜

卹祥刑之至意

互見赦宥門

改定同知承審命盜等案解道覆勘之例各省直隸州承審命盜等案例解道審轉惟離省寫遠各設同知管轄地方承審事件徑自解司是時雲南按察使良卿奏請將景東蒙化二府同知承審事件照各省直隸州例由迤西道審轉以昭詳慎浙江巡撫熊學鵬復請將玉環同知承審事件就近由溫處道覆勘再行解司如應行駁正該道即就

近改駁部議並應如所請從之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朝大獻通考卷二百八至  
十

中書<sub>臣</sub>張經田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八

刑考

十四

詳讞

平反

乾隆三十一年定詳審題叅婪索罪情先是蘇州府同知段成功在山西陽曲縣任內虧帑巨萬巡撫和其衷貪受賄賂保舉卓異於其陞任時囑令屬員欽助代為彌補虧空至是段成功以縱容家

人書役藉查水利婪贓肆擾為江蘇巡撫莊有恭  
參劾時有恭方蒙

恩擢尚書協辦大學士將離任新任巡撫明德則和其  
衷昆弟也有恭知段成功尚多染指恐事發累及  
舉主瞻顧明德親族遂置成功受賄情事却罪家  
人書役含糊具題

上覽疏中有該縣抱病被朦字樣察知段成功貪污有  
恭瞻徇狀

命罷任

降旨嚴飭總督高晉承審錯謬令明德據實查奏復遣  
侍郎四達會同高晉詳審得實並令察審段成功  
由晉省陞任時各情節得和其衷受賄徇私及各  
屬通同容隱狀段成功處斬立決和其衷秋後處  
斬莊有恭擬斬監候其餘江蘇山西兩省自藩臬  
以下扶同徇庇者俱酌情罪輕重降革示懲

定詳察刑供情節山西民雷正宇與雷士俊酒後

忿爭拾磁盤碎片擲打誤中雷宗乾殞命雷正宇  
與伊父雷令仁商捏雷士俊用刀扎死件作亦以  
刀傷混報經平遙令李玳馨以傷口參差究出實  
情刪去捏供申詳定案巡撫彰寶以該犯審解時  
屢次狡辯謂玳馨刪供所致請予革職

上以彰寶劾參過當

諭曰地方官辦理讞牘於緊要情節自不容妄有增刪  
致滋疑竇若此等充犯狡賴之供定案時刪去以省

繁混自與妄改初供迴別豈可過事苛求不分涇渭  
耶今寬貸之

定詳讞秋審官犯奉

諭前勾到秋審情實官犯內湖南省饒佺以其迴護已  
過業已予勾嗣因閱看浙省招冊內諸暨縣書吏侵  
糧一案知縣黃汝亮即行正法知府高象震承審迴  
護侍郎四達等審擬發往軍臺効力因思兩案情事  
相類而同罪異罰不足以昭平允特命速諭該撫將

饒佺暫停處決一面令刑部詳查高象震供詞與饒  
佺案情逐細核較再行降旨今據奏高象震因生員  
陳駒控告書吏侵糧經巡撫批發親審乃並不詳細  
跟究隨即轉詳復因錢名標等俱未到案心存成見  
一時迴護前詳遽將原告陳駒詳請斥革至饒佺則  
明知十串較冊浮多恐干失察處分欲圖迴護授意  
知縣改換印串以符徵冊幾至重犯漏網實屬骫法  
欺朦是高象震與饒佺雖俱係迴護而情罪迥不相

同高象震承審時受人朦混不能究出實情繼復固執已見仍照前詳率結昏憤無能尚屬無心之過發往軍臺効力已足蔽辜若饒佺授意改串則因袒護舞弊屬員曲為徇縱有心欺罔於法實無可貸著該撫仍將饒佺即行處決秋讞為明刑大典朕披覽招冊必詳慎再三以協大中至正之治從不預設成見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也

三十二年飭督撫審結盜案遲延之弊

諭前據馮鈐奏拏獲賊犯王福尹等供出甘肅回民馬得鼇為積年巨窩因傳諭吳達善令其嚴密上緊緝拏茲據奏到業將該犯及夥黨弋獲現在派委道府審擬等語所辦甚屬妥速但積窩巨匪非尋常盜犯可比既經緝獲解省該督即當親率司道府縣等公同審訊迅速定案使匪徒立正刑章以除民害乃仍照常派委道府輾轉稽延時日實外省相沿惡習況積年盜匪心尤叵測若令久稽顯戮則黨夥串供乘



間竄逸皆所不免亦不可不防其漸乃外省每有本案已經審明仍行監候待質動輒調移他省俟各案訊明方始結案者亦非所以警寃頑而杜流弊嗣後各督撫遇有情罪重大之犯即督同屬員會審一得情實迅行定擬歸結不必俟他省閩查到日始行定案

定詳審秋讞職官罪案

諭朕檢閱朝審官犯冊內李因培辦理馮其振虧空一

案始為減數具題繼復授意彌補甚至將據實揭報之知府錫爾達不惟不加賞識轉欲別為構衅摘叅其為昧天良而戩國憲實非尋常干犯功令者可比封疆大臣受朕深恩分應奉公守法乃因回護曾經保題庫貯無虧而甘心罔上行私推其流弊勢將何所不至即明正顯戮亦其罪所應得第念前此和其衷徇庇段成功之案雖同一彌補虧空而先經收受賂遺其貪黷欺蒙情尤可惡是以即行予勾今以李因

培較之尚無得贍之款與和其衷究屬有間若概令肆市權衡殊未允符然欲更為曲貸則準之情法均不可以為訓因加恩賜令自盡以存大臣之體特恐庸愚無識之徒或謂李因培與莊有恭皆係巡撫徇庇屬員獲譴而一則竟予復職一則僅令自裁未免妄生擬議殊不知莊有恭於段成功之巧為開脫與臬司知府等有意從寬彼此相喻無言尚未有顯然授意指使情節猶屬外吏相沿積習是以定讞示懲

旋仍施恩錄用揆之李因培之任意舞文乖張挾詐  
迥不相類並非輕於莊有恭而重於李因培也再如  
湯聘身為撫臣目擊總督楊應琚欺謾債事並無一  
言入告自不得不加以重罰然湯聘不過一庸懦無  
能隨人俯仰之人耳使以他人處此亦未必不蹈其  
故轍求其一泣滇境即具摺盡法不過鄂寧等公忠  
體國者能之豈可以之深責湯聘哉是其罪尚可量  
從未減已命法司改入緩決以昭平允四人皆係大

臣其治罪差等判然難以概例如此不得不明切曉示俾各省督撫知朕明罰勅法一秉大公即朕亦不得自主惟其人之自取尚其共知儆惕副朕整飭官方澄清吏治之至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三十三年定各省秋讞責成該管道府巡歷審勘  
例

諭阿思哈奏各省每年秋審請照京師按冊覆讞之例  
停其提犯到省一摺所見甚是而其中尚有計議未

盡周當之處蓋此等罪犯所有案情久經督撫臬司等確核詳定及秋審屆期亦不過循用故事就招冊分別情實緩決可矜三項而在省過堂時亦從不聞有聲屈平反之事徒令囚徒輾轉提解紛擾疎虞種種不免自應酌議停止以省具文第各屬成案頗繁研究務宜詳慎若概免提解而執法之司惟知抱牘從事於貌稽詞聽之義猶屬未協朕意從古按部錄囚原有舊典在督撫統轄全省臬司亦刑名總滙勢

難親臨州縣一一按問至本管道府職司既專而分轄地方又不甚遼遠若令於每年審錄之前巡歷所屬逐案細心審勘其情罪允符毫無疑義者自可彙冊具申上司間遇有獄成未孚臨時呼冤之犯亦止什伯中之一二仍應據實另繕招冊將本案犯証一併解送司院覆訊定擬是於減除陋例之中兼寓慎重祥刑之意立法庶為盡善

互見刑制門

定詳讞秋審官犯

諭今年朝審官犯勾到如高恒普福以鹽政大員於提  
引應歸官帑銀兩恣意侵漁數至累萬均屬法無可  
貸但普福則居心狡黠預為彌縫高恒則一味駸慙  
毫無顧忌跡異而所犯則同若於伊等稍存姑息則  
凡前此官犯以貪黷正法者何以示無屈枉而將來  
侵虧敗檢之徒將執法示懲乎抑廢法長奸乎又如  
達色一案初以其罪不過在短發價值與高恒普福  
侵貪入已者稍異及閱招冊各款有商人門禮不遂



抑今不准進見之事則是示威脅衆豁壑無厭設令  
易河東為兩淮其狼藉豈在二人之下是以一併予  
勾至通武一犯雖冒銷銀兩至七千有餘即按例子  
勾彼亦何辯但其人本屬工匠出身又因造辦器具  
浮開侵用獲罪以物玩之微抵人於法朕亦豈忍出  
此又提引案內之顧蓼懷雖由愆憑高恒已亦牟利  
釀成大案本難曲宥第該犯乃一商賈未流近利貪  
財是其常情且彼即能誘人犯法設令高恒能不聽

愚弄又安得售其伎倆是以將此二犯俱停其予勾  
試思朕之視高恒豈轉不如通武顧蓼懷等然情法  
所在差等自有較然不可移者其海明素械阿拉克  
多爾濟阿爾錫等所犯情節尚有一線可原者著於  
次年朝審一併改入緩決以昭平允慮囚大典所以  
章國法而正人心關係甚鉅朕於庶獄權衡銖兩惟  
虛衷推勘務使適輕適重各如其人情罪所自取此  
中裁斷一準於

天道之大公非朕所能自主又豈稍存成見意為高下於其間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三十四年定詳減秋審緩決人犯

諭向來朝審秋審緩決人犯每閱數年即降旨該部酌予減等以省淹繫今自乾隆三十年查辦以後又經四載人犯為數漸多此等罪犯秋讞固難遽邀矜減而屢經議緩情罪尚不甚重徒令久滯囹圄讞牘轉滋塵積著該部將朝審秋審各犯曾經三次緩決者

核其案情分別請旨減等以副朕矜恤庶獄之至意

互見赦

甯門

三十五年改正私鑄人犯即行正法之案

諭旨本日三法司核覆江西省私鑄錢文之袁槐毓吳顯四二犯定擬斬決一摺殊未允協此等私鑄重犯藐法干禁固罪由自取但核其情罪究與叛逆不法及行劫盜犯不同亦何不可待之有定案時按律擬斬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已足示儆所擬即行正法

之處未免過當且使無識之徒妄生揣摩以為有意  
從嚴甚無謂也袁槐毓吳顯四俱著改為應斬監候  
秋後處決

定詳讞受賄私縱創參人犯案情

諭刑部改擬拏獲創參人犯受賄私縱一案將額爾圖  
孟忒二犯擬絞請即正法所辦又屬過當此案前因  
該將軍傅良定罪過嚴漫無區別是以降旨交刑部  
另辦乃該堂官意存寬縱概以發遣枷責完結經朕

面加訓飭令其按律改正今又於定律絞候之外加  
以立決則所謂過猶不及均非情理之平也額爾圖  
身為佐領與驍騎校孟武皆係職官既查獲偷參人  
犯即應解送究治乃敢受賄故縱實屬藐法營私其  
罪在此並不當與在官人役因事受賄者僅從計贓  
科罪也但額爾圖等雖實犯死罪即計贓浮於滿貫  
究與婪索數逾千萬者不同祇應入於秋審情實而  
汲汲於決不待時又豈得為情罪允協耶

飭改誣告罪情問擬過當之失

諭據德福奏審擬安仁縣倉書劉本忠等盜用空白印文捏款誣揭一案將劉本忠擬絞請旨即行正法所擬未免過當劉本忠因與同房書役俱被該縣長隨斥辱素有嫌隙輒用印紙捏款造詳誣陷本官情節原屬可惡但此等胥吏作奸自當依本律科斷初非身犯逆惡及強盜光棍等案犯不容稍稽顯戮者可比即引匿名文書告言人罪者定擬絞候以事理較

重列入本年秋審情實已足示儆若亦予以立決于情法既未得其平且恐內外問刑衙門因此妄生揣摩轉相比附甚非弼教協中之義此案著交刑部俟該撫題疏到日另行改擬具奏尋如律議從之

三十六年定詳審威逼致死一家五命問擬失當  
案情

諭據永德奏監生段興邦威逼佃戶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後投塘服毒身死照例擬發邊衛充軍請將田畝



斷給一半與周德先之孫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  
段興邦以田土細故輒捏詞控告佃戶復用言恐嚇  
致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後自盡實屬豪強兇惡僅擬  
軍罪豈足蔽辜據稱現在咨部核結刑部作何核議  
或准或駁曾否咨覆完結而向遇威逼一家五命之  
案部中作何定擬有無分別另辦若果悉以軍罪問  
擬於理豈為得平著傳諭大學士劉統勲等即行查  
明覆奏至永德明知段興邦之情罪較重仍照常擬

以充軍咨部完結轉以科斷田產末節專摺陳奏貌  
似嚴懲而意存輕縱未免近於取巧豈封疆大臣實  
心任事之道永德著傳旨申飭

定詳讞秋審罪案

諭刑部將秋審情實各犯情罪重大者照例摘敘事由  
請旨正法繕摺具奏朕詳加閱看官犯內如王鈺余  
子良俱係將鉛飭工力銀兩扣剋入已段宏深於銅  
飭運費自行動用均屬侵蝕官項色赫訥因俸滿進

京藉詞科歛得銀二千餘兩長福攬事說情從中受  
賄甘廣向銀廠課書索取津貼添平至六千餘兩之  
多均屬骹法婪贓陳師愈身為大使乃於鑄印時授  
意匠役灌鉛抵換銀兩雖為數無多而情罪甚為可  
惡以上七犯於法俱難寬貸均著照刑部所擬即行  
正法至錢嵩芝雖亦虛出通關與王鉦等之侵用入  
已者有間戈濟預買米石歸倉事後折錢多收錢二  
百餘串固屬貪利見小然尚非枉法賤民者可比三

格於工程銀兩扣留營運貪鄙不堪但管工人員此等弊竇多所不免三格特因事敗露自可暫逭其死至羅源浩陳昌元程之章孫焯承管銅廠辦理不善以致積久無著賠項又不能依限清完罪所應得念其究未入已且本年又係停勾不妨緩至來年秋審再為核辦俱仍著牢固監候其常犯徐三黃氏覃見文趙珍吉洪玉楊成桂張廷桂張五漢喬士宏盧裕榮黃彥廷白揚興劉士英崔登節十四犯核其情罪

均無可寬亦俱著照部議即行正法秋獻大典勅罰  
所關其中情罪重大者自不宜因停勾之年久稽顯  
戮若稍一線可延仍為寬其時日朕總理庶獄惟期  
明慎不但罪之輕重視其自取即辦理之緩急亦一  
準於平將此併諭中外知之

三十七年

勅督撫讞獄就案原情毋得有心遷就

諭本日三法司核覆熊學鵬審擬管闕織造寅保家人

高尚德踢死徐二一案該撫原擬高尚德逞兇踢斃  
平民擬絞即行正法經法司核擬高尚德緣徐二漏  
稅爭衅被踢身死與無故毆斃平民不同應仍以鬪  
殺律絞候所駁甚是熊學鵬並不細核案情擬以立  
決深屬過當立決不待時之犯原因罪惡重大法難  
姑待如強盜情無可原及謀叛大逆邪教妖言之類  
自不容稍稽顯戮至如近日錢度之案以大員敗檢  
婪贓數逾累萬洵出情理之外非盡法處治不足示

懲若高尚德所犯與數者絕不相類何至遽擬立決  
看來該撫因前奏未將實保是否知情故縱及或係  
失於覺察之處分晰聲叙曾經降旨令其悉心研審  
因而體會錯悞殊不思封疆大吏於刑名案件竟不  
揆事理之輕重率用私意窺測致引斷失律可乎熊  
學鵬著交部議處朕於一切讞牘虛公審擬應寬應  
嚴從不預存成見其中有原擬過輕經朕勅部另擬  
或原擬過重復駁令改擬者各就案犯真情反覆推

究務期一一公當皆隨其所自取正如鑑空衡  
平物來順應初非先有意向則各督撫又何從為之  
揣摩況一涉揣摩則事理已不得其平復何以稱弼  
教協中之意各該督撫等惟當就案原情盡破私心  
遷就之見使庶獄悉歸明慎以副委任將此通諭知  
之

三十八年定秋讞

予勾停勾人犯揭示罪由例



諭旨秋讞大典經九卿會核定擬繕冊進呈朕親為再  
三披閱覈其情罪輕重分別勾存其稍有一線可原  
者必為求其可生之理予以停勾而實在情真罪當  
者亦不能曲法市恩稍存姑息以期無枉無縱並於  
勾到時將應勾應免之故詳晰諭示大學士刑部等  
官皆備聞之蓋以民命至重從不肯掉以輕心也第  
國家明罰勅法原以協刑期無刑之義今秋審招冊  
內情實應勾人犯每歲總不見少豈朝廷之教化尚

有未孚抑愚民罔知犯法之由輕蹈重辟乎古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原欲使家喻戶曉共知儆畏今刑部及外省奉到秋審勾到之旨不過遵照辦理而其人之所犯何罪律應正法之故民間無能周知無怪乎歲舉明刑之典而犯法者仍衆也自當於秋後處決時將該犯必應正法情節摘出簡明數語揭示通衢俾愚民觸目警心庶不至輕罹法網但今年各省應勾人犯業經辦竣已屬不及著自朝審勾到為始

大學士會同刑部將予勾不予勾各犯經朕酌核前  
罪分別辦理之處節錄情由呈覽隨時榜示市曹俾  
衆知朕明慎用刑至意嗣後辦理各省秋審勾到時  
並著大學士刑部每次將各犯應勾應緩情節一體  
摘叙數語奏聞行知各該督撫於處決時出示曉諭  
以昭儆戒庶幾窮鄉僻壤皆知辟以止辟之意著為  
令

定詳察赦親情切及獨子例得留養案情時山西

巡撫巴延三審擬民人李治國因伊母高氏被同  
母異父之石通拉走擦傷手腕脊背李治國恐母  
年老傷重用刀嚇扎致石通殞命該犯實係救母  
情切照例兩請並奏明獨子家無次丁例得留養得  
旨允行復奉

上諭曰例載救親情切一條原因父母被人毆打勢在  
危急伊子聞聲護救實有迫不得已之情狀因致傷  
人其情實有可原是以向例准予疏內兩請候旨若

父母與人尋衅鬪毆其子踵至加功致斃人命是父子逞兇共毆並非情殷救護豈可不嚴究實情照律論抵若復巧為援引開脫竟使濟惡重犯倖逃法網何以昭勅法之平又獨子養親一條定例必先查核死者並非獨子而兇犯實在家無次丁方准聲請然亦須核其情節本輕又毫無別過者始可照例援請至其中案情稍重雖經聲請不准留養者前經朕以此等尚非謀故重情常赦不原曾降旨俟其拘繫經

年馴其桀驁之氣量為未減亦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是於明慎用刑之中更寓法外施仁之意第恐愚民無知恃有留養之例凡係獨子動輒輕身鬪狠易罹法網是隨案辦理留養非惟無益而且害之與其急於縱釋而民輕犯法何如稍加慎重之轉得矜全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此兩項案情務須確核罪由審酌至當妥協辦理毋得意存姑息以副明允協中之意

三十九年以京畿微旱

命刑部酌減秋審緩決人犯

諭向來秋審人犯如通計數及萬人即勅部將三次緩  
決者分別減等以示法外之仁今自乾隆三十六年  
以來距今歲秋讞時約計人犯又有萬餘其三次以  
上緩決者至期原在應行查辦之例但為時尚有數  
月此際仍須滯繫囹圄現因京師及近畿地方甘霖  
未霑農田待澤方殷已降旨將刑部及直隸省軍流

以下罪名減等發落至此等緩決人犯不但三次者  
今秋應予減免卽緩決一二次者其情罪本輕再隔  
數年亦仍歸於寬減若今早為查辦使刑獄一清自  
更足以昭欽恤而名和甘著刑部堂官即將曾經緩  
決一二次以上人犯查明酌量所犯案情以次辦理  
奏聞分別減等副朕矜慎祥刑之至意

互見  
散  
省門

四十年申飭外省辦理秋審草率之弊

諭本年刑部進呈勾到冊內四川省從緩決改入情實



共有五起內徐興德鮮紹寬二起朕於披閱該省題  
本時因其情節較重即交批本處密記俟秋審招冊  
進呈時看其如何核辦今二案即在九卿等擬改情  
實之內可見刑部九卿所辦認真而川省辦理之草  
率錯誤矣向年各省秋審經九卿擬改過多者每降  
旨申飭然每省不過二三起從未有如今年川省之  
改至五起者秋審為臬司專責該省臬司李世傑現  
在章谷辦理軍糧等事臬司印務該督應委熟習刑

名之杜玉林署理而乃委顧光旭署理以致所辦舛  
謬若此然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不可不加懲儆顧  
光旭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文綬身為總督於秋審事  
率行核轉本屬非是但念其現辦軍需諸務經手事  
多難以專心秋讞文綬著從寬交部察議

四十一年定直省秋審緩決人犯已經解審一次  
之後傳其解審例刑部奏准直省每年應入秋審  
案犯於應勘時仍令各督撫提解省城率同在省

司道公同會勘定擬具題至緩決人犯解審一次  
之後情罪無可更定者只令有司叙由詳報停其  
解審其曾擬情實未經勾決之犯及前擬緩決後  
改情實並緩決人犯內情可矜疑者仍照舊例解  
審

定詳察兵丁酗酒滋事本管上司依法責處致釁  
案情

諭據齊克勒特奏稱昌平州披甲尼雅哈因飲酒醉後

在防守尉阿爾綑阿門前肆行吵鬧令人捆縛看守  
尼雅哈不知畏懼反混行詈罵經防守尉阿爾綑阿  
防禦五什公同板責尼雅哈回家後身死請將阿爾  
綑阿五什交部分別查議等語齊勒克特所辦非是  
尼雅哈係披甲醉後混行詈罵甚無法紀阿爾綑阿  
五什公同板責理所當然且係按法責處並非任意  
酷刑尼雅哈之死實所自取阿爾綑阿等何罪之有  
況各處將軍大臣防守尉等管轄所屬兵丁乃伊等

分內之事今尼雅哈如此飲醉混行吵鬧若不懲責  
何足以示衆戒阿爾綢阿五什俱不必交部議處將  
此通諭各駐防將軍大臣等嗣後若有此等事件俱  
照此辦理

勅刑部查核秋審緩決人犯減等發落

諭向來秋審朝審人犯內有經緩決三次以上人數積  
多者每屆數年飭令刑部量為減等以示法外之仁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因祈雨清釐刑獄曾降旨將三

十八年以前緩決一二次以上各犯概予減等幾於  
園空今自查辦之後計至本年秋讞擬入緩決者又  
積有六千餘名其數已為不少著刑部堂官將本年  
秋審朝審緩決至三次各犯逐一查明各案所犯情  
節照例分別減等發落以昭矜恤

互見赦  
宥門

定知府直隸州平反審轉重案送部引

見例時安徽英山縣知縣倪存謨枉斷杜如意斧砍伊  
父杜得正問擬凌遲一案經該州倪廷模提審訊

出亮僧廣明誘媳成姦碍翁管束連砍杜得正斃  
命該縣任聽串供捏飾轉將屍子刑求幾成冤獄  
御史李廷欽請將倪存謨照誣告人死罪未決例  
杖一百徒三年

上以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改發伊犁永遠不准回籍復  
奉

諭曰此案若非該州倪廷模訊出實情幾令姦僧漏網  
屍子啣冤倪廷模可謂能事著即送部引見向來各

省地方官有拏獲鄰省盜犯尚令引見錄用以示獎勵若為知府直隸州者能將審轉之案虛公研鞫立予平反則所屬可無冤民較之實心緝盜尤有益於吏治嗣後凡知府直隸州有將關係生死出入大案審出實情改擬得當經上司核定題達部議准行者交部查明奏請送部引見著為令

四十二年申定藉詞復讐逞兇撓法照故殺問擬例刑部奏直隸總督周元理咨吳橋縣民沈萬良



毆傷王廷修身死依子孫報讐例擬流於法於情均未平允應令該督另擬奉

諭此案沈萬良之父沈三行竊拒捕原係有罪之人被事主王廷修知覺趕毆致斃照例擬徒本案已經完結法非應抵義不當讐乃伊子沈萬良忽於十餘年後復將已伏罪之王廷修乘機殺害該督援照子孫報讐之例擬以杖流經部議駁甚是從前各省辦理復讐之案如廣東省曾士標毆死曾會昌律擬斬候

而曾會昌之子曾朝宗復戢死曾士標之子曾亞二  
律擬斬決朕特明降諭旨改為緩決又河南省智洪  
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問擬絞候智洪藉  
言報復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閣臣於勾到  
招冊內夾簽聲明又經朕明降諭旨通諭問刑衙門  
以我朝明罰飭法審慎周詳生殺悉由讞司豈容一  
介不逞之徒私行報復況國法既彰則私恨已洩讐  
殺之端斷不可啟訓示最為明晰即子孫復讐之例

若因伊父死於非命而兇首竟得漏網寃無可伸其  
復讐猶為有說今沈三係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結  
案則國法已伸王廷修即屬無罪之人乃沈萬良復  
逞兇故殺即應照故殺律問擬若如該督所擬杖流  
將來此風一開誰非人子皆得挾其私忿藉口復讐  
逞兇撓法何所底止豈辟以止辟之義耶將此通諭  
內外問刑衙門知之

定詳審秋讞金刃傷人命案

諭刑部進呈雲南貴州秋審本朕詳加披閱有械鬪各傷一命及以金刃傷人者同一案而分擬情實緩決殊未允協已交該部另行改擬矣夫殺人者死漢初約法已然今擇其情輕者列於緩決已屬寬典若糾衆械鬪各傷一命之案並予勾決至鬪毆之案情形本自不同有並非互鬪亦援互鬪律條問擬者因係積久相沿姑仍其舊而秋讞時之分別情實緩決則輕重當有權衡如彼此俱以手足相毆及各持金刃

互格因傷重致斃者兩造情事相等原可以入於緩  
決若死者僅以詈罵啟釁或用手足先毆而兇犯輒  
持金刃拒抵殺傷其為逞強斃命已可概見且金刃  
本可殺人之物若死者並未持械豈能徒手相當即  
非頓起殺機其與故殺亦所差一間此等而不入於  
情實又何以懲暴治兇況為法司者惟當準情酌理  
務得其平若曲從開脫便乖明允之道且死者何辜  
寧不含冤地下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於秋審鬪毆

案犯並當遵旨悉心定擬毋有枉縱庶好勇鬪狠之徒共知儆戒不敢輕蹈法網所全實多尋刑部奏請將本年已入緩決各案內查明死者並未持械兇犯以金刃格鬪致斃者俱補繕黃冊改擬情實進呈

上以所辦過當斷不可行

諭曰朕昨降諭旨通飭酌定情實之意原因近年金刃傷人之案較多而秋審時每列入緩決且數年後仍

得減等發落於是好勇鬪狠之徒妄謂殺人可以倖  
生罔知儆戒輕蹈法網不可不示以嚴懲俾知金刃  
殺傷徒手之人者斷難邀免庶可稍戢其逞強之心  
以免罹必誅之罪是以前旨有嗣後之言欲使衆共  
知曉凜刑章而不敢復犯若教而不從則是自取其  
死於情理均無可恕矣今刑部請於本年即行改正  
竟似朕急欲多勾百十人實屬誤會朕意且立法自  
有次第何不可待之有而為是汲汲乎著刑部轉行

各督撫將前後兩旨通行出示曉諭雖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嗣後倘有仍用金刃殺傷徒手之人者即當擬入情實朕酌定其情即不予勾而以金刃鬪殺者概不予減庶幾辟以止辟之義將此通諭知之

定詳察大逆案內應行緣坐之人即係被誣之人免其坐罪

諭旨楊景素奏查訊陸豐縣民鄭會通周維玉挾嫌捏造匿名揭帖希圖傾陷一摺已批交三法司核擬速



奏矣該逆犯等因懷挾私嫌敢將謀逆重情匿名誣陷至一百餘人之多情罪甚為可惡自應按律問擬至其中應行緣坐人犯內如鄭會寅鄭會禮鄭會衷鄭阿洪鄭阿果即係該逆犯挾嫌誣控之人今其事幸得昭雪而轉以其為逆犯弟兄之故一一罹于重辟是該逆犯雖身膺顯戮而其意中所本欲傾陷者亦不能免俾無賴之徒竟得拚一死以遂其所願未為平允且該逆犯既忍以大逆誣其弟兄則其蔑視

天顯恩義早絕更何必以其義屬期親概從緣坐乎  
此案除鄭會通之妻子仍照大逆緣坐律定擬外其  
本被傾陷之鄭會寅等著與訊明之無干人衆一併  
省釋俾悖逆奸徒知害人適以自害庶刁風可以稍  
戢

命查秋審朝審未勾官犯改入緩決

諭嗣後秋審朝審未勾官犯有經十次未勾者著刑部  
查明改入緩決但官犯非常犯可比既改緩決後如

遇應查辦緩決三次以上時不得與常犯一例減等

四十三年

勅各省金及傷人應入情實人犯再限五年予勾

諭刑部會同九卿秋讞已畢當以次繕冊具題聞今年各省情實人犯較上年多至一百八十餘人其因金刃傷人擬入者較多是各督撫均未能深體朕意朕上年明降諭旨以彼此鬪毆之案若死者僅用手足而兇犯輒持金及殺傷者此等好勇鬪狠之徒不可

不嚴示懲儆自當入於秋審情實但不教而誅朕尚  
不忍因令各督撫遍行出示咸使聞知俾各畏法悛  
改並予限一年俟再下屆秋審時始行分別辦理若  
教而不從則是自取其死情理俱無可恕矣因思今  
年秋審案件俱在未奉諭旨以前愚民尚未周知若  
即行予勾何以副朕前旨辟以止辟之義所有今年  
秋審情實金刃傷人之案著刑部於黃冊內夾簽聲  
明其已經具題者於進到時交行在刑部夾簽進呈

原可扣除不勾但此等案犯情節較重即不予勾亦止應照情實未勾之犯辦理不得援尋常緩決入犯之例三年後即予減等是於從寬之中已寓戒好勇鬪狠之意矣恐僻壤窮鄉遽難家喻戶曉著予以五年之限令各督撫將朕此旨明白曉諭實力勸導務使人盡儆凜以化其桀驁不馴之習勿致輕罹刑網若五年後仍然怙終不悛復有用金刃傷斃徒手之人者即當概行予勾無稍矜恤各宜感悔省悟毋負

朕諄切教戒化民勵俗之至意

四十四年

勅法司詳慎招冊看語務當允協

諭本日勾到江南省情實人犯內有曹守祥一名因向  
總麻服叔曹振榮索欠起衅致毆傷曹振榮身死刑  
部將曹守祥擬入情實而冊內看語稱死者理曲甚  
屬非是曹振榮係曹守祥總麻服叔賒欠錢文曹守  
祥本不應向其取討常人於鄉黨間敦睦姍任卹之

道尚宜緩急相通矧有服叔姪何得以此起衅犯尊  
毆斃曹守祥之罪情理均無可寬更不必論死者之  
曲直況叔用姪錢理本非曲刑部無端加入此語尚  
欲為干犯尊族之兇徒開釋乎明刑所以弼教似此  
妄加看語何以飭風化而正倫常嗣後刑部辦理秋  
讞務當斟酌允協舉一反三勿再舛誤刑部堂官著  
傳旨申飭

定殺一家六命兇犯之子分別年歲立決監禁之

例

諭前日勾到湖廣省秋審人犯內有王成砍殺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娃應行緣坐年僅十歲今日勾到山東省秋審人犯內有馮吉殺死馮文煒一家六命其子馮大甫年僅六歲馮二甫年僅二歲刑部俱擬入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吉兇惡性成砍殺一家六命慘毒已極即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為情真罪當而刑部定擬將殺六命之已絕



嗣者其子均擬斬決若尚未絕嗣者擬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為區別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時年僅四歲尚在童稚無知若概予駢誅究覺不忍是以均未予勾惟是此等兇孽留其喘息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後或遇赦減等釋宥仍聽婚配俾有遺孽將何以昭示平允並何以慰使者之心嗣後遇有此等兇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者仍照現行之例辦理如在十歲以下者俱著問擬斬候永

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死囹圄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所有此次未勾之王喜娃馮大甫馮二甫即照此例行著為令

四十六年定各省秋審問擬失出失入之督撫司道分別處分示例

諭本年秋審據刑部將各省情實人犯招冊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四川省經部改入情實者七案湖廣省經部改入情實者七案讞獄大典內外承辦官均宜悉

心詳核以期無枉無縱若部駁未能妥協朕亦未肯  
准行今此次部中改擬各案核其情罪均屬平允自  
係外省問擬失當不可不明定處分俾知警省治獄  
之道惟在準情酌理務得其平固不可稍存姑息有  
意從寬若欲避寬縱之名而過為刻深則民命所關  
甚鉅是失入之咎比失出為重又不可不示區別嗣  
後各省秋審案件如經部駁至五案以上俱係問擬  
失出者著交部議處如五案之內有問擬失入一案

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慎獄明刑之意尋部議請嗣後各省辦理秋審如失出未至五案者遵

旨免其議處外失出至五案以上者將督撫司道均照承問失出例降一級調用至十案者降二級調用如過此數以次遞加所有加級紀錄准其抵銷至五案之內有一案失入者即照承問失入例實降一級調用二案者實降二級調用如過此數以次遞加雖有加級紀錄不准抵銷從之

四十八年定詳審尊長逞兇故殺卑幼案情刑部  
議覆直隸總督英廉題奏老王邢氏用酒灌死伊  
媳小王邢氏問擬杖一百流二千里情殊兇殘應  
請據實發配不准收贖奉

旨此案老王邢氏與小王邢氏分屬姑媳該部核覆照  
尊長謀殺卑幼律問擬杖流並不准折贖固屬照例  
辦理但核其情節尚未允協姑之與媳究與親子女  
之於父母不同若平日不遵教訓或有忤逆情形自

應教管責處然亦不得任意凌虐恣行殘忍今小王  
邢氏因體弱不能工作尚無大過乃老王邢氏因其  
出言頂撞蓄意謀殺輒用鹽滷向灌并用刀撬落門  
牙光殘已極若不嚴加懲儆則凡為姑者不論其媳  
有無忤逆竟恃尊長名分肆意謀殺到官問擬又得  
僥倖寬減此風亦不可長老王邢氏罪雖不至論抵  
然僅問擬杖流不足蔽辜老王邢氏著改發伊犁給  
與厄魯特為奴以示懲儆如此準情定罪則凡為尊

長者皆知慈愛而為卑幼者更得盡其孝敬庶不致  
恩義盡泯亦明刑弼教之一端也嗣後如有此等案  
件即著照此辦理將此通諭內外各問刑衙門知之  
勅督撫詳慎讞獄

諭秋讞大典有各省巡撫分別情實緩決核准具題其  
中罪名有出入經九卿核改從未有如今年之甚者  
朕初以大學士阿桂新命管理刑部秋審招冊由其  
所定未免有意從嚴乃將改入情實各案於勾到前

詳加披閱俱屬情真罪當法無可貸即如執持金刃  
殺傷及持械逞兇一死一傷竊賊贓至滿貫等案向  
例擬入情實此次河南山西等省列入緩決九卿循  
例改駁亦得謂之有意從嚴乎朕於秋審案犯詳閱  
招冊鑑空衡平不稍存畸重畸輕之見苟其人有一  
線可生之路即免其予勾以體

上天好生之意而情節之重者斷不能屈法施仁所謂  
辟以止辟既非有意從寬亦非有意從嚴也



定詳讞秋審官犯

諭本日勾到朝審犯官內如國棟身任浙江藩司於陳輝祖抽兌抄產私易金兩一案其罪在於扶同徇隱究未分肥入已尚屬可寬是以未勾並著加恩釋放俟有新疆廢員缺出令其前往効力贖罪至王士澣楊仁譽隨同陳輝祖抽換舞弊私改印冊且侵用官物入已賍私俱在一千兩以上其罪較國棟輕重懸殊本應予勾但與國棟同屬一案若將二犯正法恐

外間無識之徒以朕為偏護旗員是以免其勾決該  
二犯情罪本重將來雖恩赦不准援免又蘇隆阿常  
清安臨三犯因禁地值房失火疎虞出於意外且並  
未延燒免其勾決著加恩釋放回旗金蟾桂鄭瑞蘇  
泰三犯於臺灣刁民聚衆焚搶讐殺重案不即迅速  
擒拏因循貽誤但究與失陷城地者有間亦著免勾  
又劉得一犯由陸路出身洊陞水師遊擊巡洋阻風  
因不諳水師畏葸觀望尚未貽誤地方亦著免勾又

如明亮巴林太舒成富通四犯心存袒護竟敢私寬  
永遠枷號之重犯釀成重案舒成受富通囑托欺朦  
明亮侵蝕查抄贍私一千兩以上入已俱無可寬至  
明亮被舒成朦混致罹重罪所有金兩訊未入已且  
現交圖思義查奏是以暫緩勾決巴林太受富通囑  
托罪止瞻徇迴護是以未勾以上各情節朕詳閱招  
冊細加察核苟其人有一線可生之路無不量為寬  
貸以體

上天好生之意朕臨御四十八年以來矜慎庶獄務期明  
刑弼教辟以止辟於秋讞大典一秉大公至正鑑空  
衡平生死總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稍存畸重畸輕  
之見如本日勾到朝審案犯寅刻即焚香告

天齋心自矢固不肯有意從寬屈法施仁多活一人以為  
積陰功起見又豈肯多殺一人致有意從嚴耶所有  
辦理緣由明切宣諭中外知之

定詳察拒姦殺命罪情時奉天題奏民人張成功

擠死柴明玉姜連毆死吳麻子因強行雞姦起衅  
致死問擬斬候原案未經聲叙死者生前確供又  
無旁人証見奉

諭嗣後各省遇有拒姦殺命之案該地方審訊時必須  
將兇手與死者年齒詳悉核對如死者年長於兇手  
十歲以下者則欺其穉弱圖姦自屬情理若年歲相  
等或僅大三五歲又安知非兇手圖姦因而致死滅  
口恃無見証圖賴死者希冀卸罪乎將此宣諭問刑

衙門知之

四十九年詳定州縣因公按法責處胥吏致斃處  
分

諭福松奏石門縣知縣朱麟徵因地保張奕高承催  
錢糧多未完納令役責處張奕高推諉不服出言唐  
突該縣將張奕高並責三十板旋因傷重斃命請將  
朱麟徵革職等語未免過當知縣身膺民社如於所  
管人役有因私挾忿責處致斃情事自應參奏革職

治罪今朱麟徵於地保徵催錢糧多未交納且又挺  
撞本官責處本屬分內應辦之事而該地保既已承  
催不力又復出言頂觸已有應得之罪況該令將地  
保責處三十板亦係如法決責不得謂之濫刑若因  
此而概請革職則將來州縣所管吏役保約皆得有  
所倚恃挾制本官于實力辦公之道殊多未便嗣後  
如挾嫌逞忿致斃人命者仍著照例辦理外如事屬  
因公按法責斃所屬人役該督撫止須奏請交部議

處部議時亦不過降級留任已足示懲不得遽行革職致啟胥役刁惡之漸所有此案朱麟徵應得處分即照此辦理著為令

飭民間詞訟經府州縣審斷復赴上司控告毋得仍發原審官

諭各省督撫藩臬皆朕特加簡畀委任非輕自當仰體朕懷勤卹民隱方無忝厥職乃近年來民間詞訟經州縣審斷復赴上司衙門控告者該督撫司道等往



往仍批交原審之府州縣審辦在該府州縣心存迴護斷不肯自翻前案即使所辦允當而情形之間易涉嫌疑實不足以服告者之心也又何怪小民之紛紛瀆訴耶嗣後各省案件有赴上司衙門控告者其距省較近地方該督撫即應親提人証卷案發交藩臬兩司親率秉公審辦或道路遙遠人証較多恐致拖累通省豈無公正明幹熟諳刑名之道府大員即當遴委前往研訊實情庶民情各得其平自不致藉

口啣寬復行瀆控將此諭各督撫轉飭所屬均宜勤  
勉矢公詳慎聽斷庶不負朕諄諄告戒之意如有仍  
蹈隱徇故縱前轍發交原審官以致案情出入小民  
屈抑求伸赴京控訴者一經欽派大臣審出實情惟  
該督撫是問

五十年定詳讞家奴營私起衅致本主釀成重罪  
案情

諭宗人府進已革鎮國公永芝朝審黃冊細閱此案情

節永芝護衛三達子曾借木匠吳國祥錢文吳國祥承辦房屋即行歇工時永芝氣忿令三達子責打吳國祥受傷身死此事係永芝年幼無知聽人讒惑所致永芝著加恩改為緩決至三達子侵用錢文吳國祥藉詞歇工該犯是否有挾嫌致斃之處刑部並未將此情節詳細究明聲叙即草率定案已屬非是又本年刑部核覆浙江省已革金衢嚴道德克進布侵盜海塘樁木銀兩一案伊家人劉三扣銀至一千二

百兩之多即與實犯竊盜滿貫無異該督僅將劉三問擬杖流該部即應按例駁改乃僅加定外遣亦屬輕縱其經發遣之三達子著刑部提回另行審擬該犯侵用錢文以致伊主犯殺人之罪自應問擬絞候朕原其情亦不至予勾其已發伊犁之劉三指稱伊主名色向木商誑騙銀兩以致德克進布受其所愚身罹重辟實為此案罪魁劉三本係家奴若僅發遣新疆亦不過止於為奴更復何所畏懼著刑部另行

定擬具奏後行知伊犁將軍奎林將劉三卽於該處  
正法以爲家奴藐法釀事者戒朕辦理庶獄從不稍  
存成見並非輕於三達子而重於劉三惟是準情定  
讞務期刑法之平所有承辦此二案錯誤之刑部堂  
官及浙省之督撫著交部嚴加議處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八